



我家的压水井

□王 伟

香油、紫菜,喝起来味道鲜美,那才是真正爽快呢!大人们下地或者赶集回来,把毛巾用刚压出的井水浸透,盖在脸上,搭在肩上,凉飕飕的,真是惬意极了。有时候,村里的孩子们玩耍回来,都爱在我家休息一会儿,原因就是他们想多尝尝压水井中凉水的味道。几口冰凉的井水下肚后,从头到脚,浑身凉丝丝的,舒服极了。一个孩子压着水,其他几个用手捧着凉水洗洗脸,顺便喝上一口,凉丝丝甜滋滋的。那时大人不给钱让我们买冰棍,再说,我们这偏僻的小村子,有钱也难买到冰棍。在我们看来,喝口凉水,真像吃了一根冰棍那么舒爽。当然,现在冰棍不稀罕了,几乎家家冰箱里都冻着,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冰棍有冰棍的味道,压水井压出的水也有它的特色。

到了冬天,好多使用自来水管的邻居,水管冻住了,弄不出水来,他们又要到我家来压水。外面积雪很厚,压出的水却温乎乎的,冒着热气,邻居们一个个羡慕不已。自来水管也不如压水井的水,冬天温夏天凉,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啊!“明年我们家也要打口井。”说归说,打口井三、四百元,他们安上了自来水管,谁还舍得花钱打井,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但是我家的压水井从不介意,谁压都行,啥时候压啥时候有水。

压水井,虽然水流的速度不像水管那样快,也不像水管那样省时省力,可是每逢停电时,我家的压水井又要派上用场了。你看,一场龙卷风夹着暴雨,高压线路停电维修。到我家等着压水的人就要排号了,邻居大婶说:“看来,这压水井真是离不开呢?要不,大嫂,谁到你家压水,就收他十元钱,不就够你们买菜吃了吗?”“好的,就这样,你先拿吧。”说完,他们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那种热闹那种幽默,就像插上翅膀的一个个音符,在我家上空徘徊。

我打心里感激我家的压水井,它在吱吱地上下旋转,就像交响乐,就像催眠曲,伴随着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。大铁门代替了篱笆门,混砖墙代替了泥土墙,彩钢瓦代替了茅草顶,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口压水井。

可是母亲和父亲总是推辞,这压水井,比较方便,有电没电都行,而且还能锻炼身体。不错,母亲胳膊一伸一蜷,一仰一落,确实能锻炼身体,怪不得父母的身体强壮健康。在过年的时候侄子从城里回到老家,看着这压水机,觉得好奇,就不由自主地压起来。这时父亲看见了:“哎呀,我的宝贝,当心挤手,别再压了。”说着,父亲走过来,忙把侄子领到一边。这压水井曾经伤过人。那一次,我们刚打了压水井,哥哥压水,没想到井把往上弹起来,一下子把哥哥的下巴划了一道血痕,至今还留有伤疤。

炎热的夏天,热得人们透不过气,喝凉面条是再爽不过的了。自来水不太凉,因此邻居都到我家来压水淘面条,这样经过两遍冰凉的井水淘过之后,再加上麻汁、

耕牛闹春庆丰年

□齐鲁田

惊蛰过后,伴随着一声声春雷的轰鸣,沉睡的大地被重新唤醒。农谚曰:“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”,在我的记忆里,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,在我的家乡鲁西南平原,这个时令早已是耕牛哞鸣,田野里呈现出一番热闹的春耕景象。

小时候,祖父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,我是他的小尾巴,经常待在生产队里的牛屋院中玩耍,甚至在夜里也常常睡在牛屋里,尤其是寒冷的下雪天,躺在用秫秸秆和麦草铺成的地铺上,连做梦都是甜的,感到十分温暖踏实。

由于耳濡目染,我对喂牛的那套流程和方法可以说是耳熟能详。那时候,一个二百余人的生产队,拥有十余头耕牛,社员们把它们当成队里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。生产队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农业机械,犁地、播种、耘耩、打场、磨面、运输等重要的劳动,大多要依

靠这几头耕牛来完成。所以,社员们看它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慈祥和爱怜。那时候,牛的待遇是相当高的,饲草要用铡刀切匀、切细,平均长度在两寸左右,先用筛子除去杂质,把草料倒在石槽中,还要添加炒熟的黄豆、高粱、玉米混合磨成的细料,冬天还要在麦草中添加上一些温开水,用拌草棍拌匀,这样,牛吃起草来才津津有味。它们伸出舌头,用舌尖把麦草卷进嘴里,吞进肚子里。吃饱喝足之后,几头牛并排躺在石槽后的牛圈里,再慢慢地反刍。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,好像劳累一天的农民,晚饭时炒上一盘可口的小菜,喝上几两“二锅头”小酒,躺在床上,眯着半醉半醒的眼睛在休息。年幼的我,喜欢一个人站在石槽前,静静地观察牛吃草料的那份专注神态,周围

“我和雷锋同岁”

□郝远进

小时候,每当开展学雷锋活动,或响起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歌声,父亲就会自豪地对我说:“我和雷锋同岁!”说这话时,他的眉宇间闪烁着羡慕与崇拜,接着还会跟一句:“如果我当上兵,还可能和雷锋分到一个班里。”可惜父亲有个打呼噜的毛病,体检时给刷下来了,因此成为一辈子的遗憾。

父亲没做过什么让人称羡的大事,倒是一直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。家里旧房子多,生产队要安置弹花工、轧花机,父亲拿出来三间西屋让生产队用;村上办小学没有校舍,父亲又拿



一片寂静,耳畔传来牛吃草料的咀嚼声,简直就是令人陶醉的轻音乐。

惊蛰过后,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,一年一度的春耕活动又要开始了。一头头精神抖擞的耕牛被农民们牵到田间地头,随着一声声长长的吆喝,耕牛奋力拉犁,身后翻起新鲜的泥土,散发出春天的气息,希望的

田野从此苏醒……

又是一年春耕时,一幅生动的耕牛闹春图不由得在我的脑海中氤氲开来,就像一头老牛,反刍着曾经的美好回忆。


送去。有时候实在没啥拿得出手,就选两个好看的红薯煮熟了送过去。有一次我从河里捞了几条鱼,母亲煮熟了,父亲挑出一条最大的,对我说:“你別吃了,给瘸六爷送去!”瘸六爷去世了,父亲和几个年轻人背着棺材为他下葬。瘸六爷收养的一个智障儿(农村称为傻子),无依无靠,成为村里共同的救济对象,后来得了麻风病,据说传染很厉害,妇女们领着孩子远远地捂着鼻子,不敢近看。父亲却不怕,用地排车拉着傻子跑30里去城里看病,若干天后又把他的尸首拉回来,卸下两块门板,安葬了。现在想起来也很奇怪,那些天里,所接触的地方,一点消毒措施没有,竟然没有任何传染,不得不说是个奇迹。

出三间东屋作课堂。父亲到邻村教初中,每天需要跨越荷野公路和路两边的河渠,河一上水,他就蹚着齐腰深的水,将孩子们一个个背过去。村里下放来一个军医,队里腾出一块宅基,父亲和村上的年轻人几天时间不声不响建起三间堂屋,军医伯伯第二趟进村惊呆了,拿着一盒大前门,转遍全村弄不清楚是谁给建的,激动地蹲在地上哭。

村上有位老荣军,是个老八路,右腿炸断了行动靠拄拐,因辈分高都叫他瘸六爷。父亲常到他家去玩,听他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,有好吃的就给他

致女同胞(外一首)

□吴清华



我们像一株株,攀爬在
栅栏上的蔷薇,努力地守护
自己的家园

默默地,让淡淡的清香
在季节里流失,直至岁月埋没
我们的躯体

心中的梦,依然唱着歌
像这春天般的流水,追寻着
守候着,爱的
足迹

致自己

有梦,敲黎明的窗
你却睡了

路上的拐角,很多
你迷失了

你淡淡的神情,像春天该来的雨
了无影踪

固执的你,依然在匆忙的
脚步声里找寻,呼吸
以及灵魂里,那久未抹灭的
心声

捡瓶子的女人

□田浩国

白天,捡起饮料瓶啤酒瓶农药瓶
不停地擦啊擦
晚上,接着方形瓶圆形瓶棱角瓶
轻轻地拍呀拍
桃花源的桃花夜夜开
瓶子里的平安符天天长
刘昭君,五十三岁,离开云南昭通
通市桃花源
十年六个月零九天了
儿子李平
失踪十年六个月零九天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